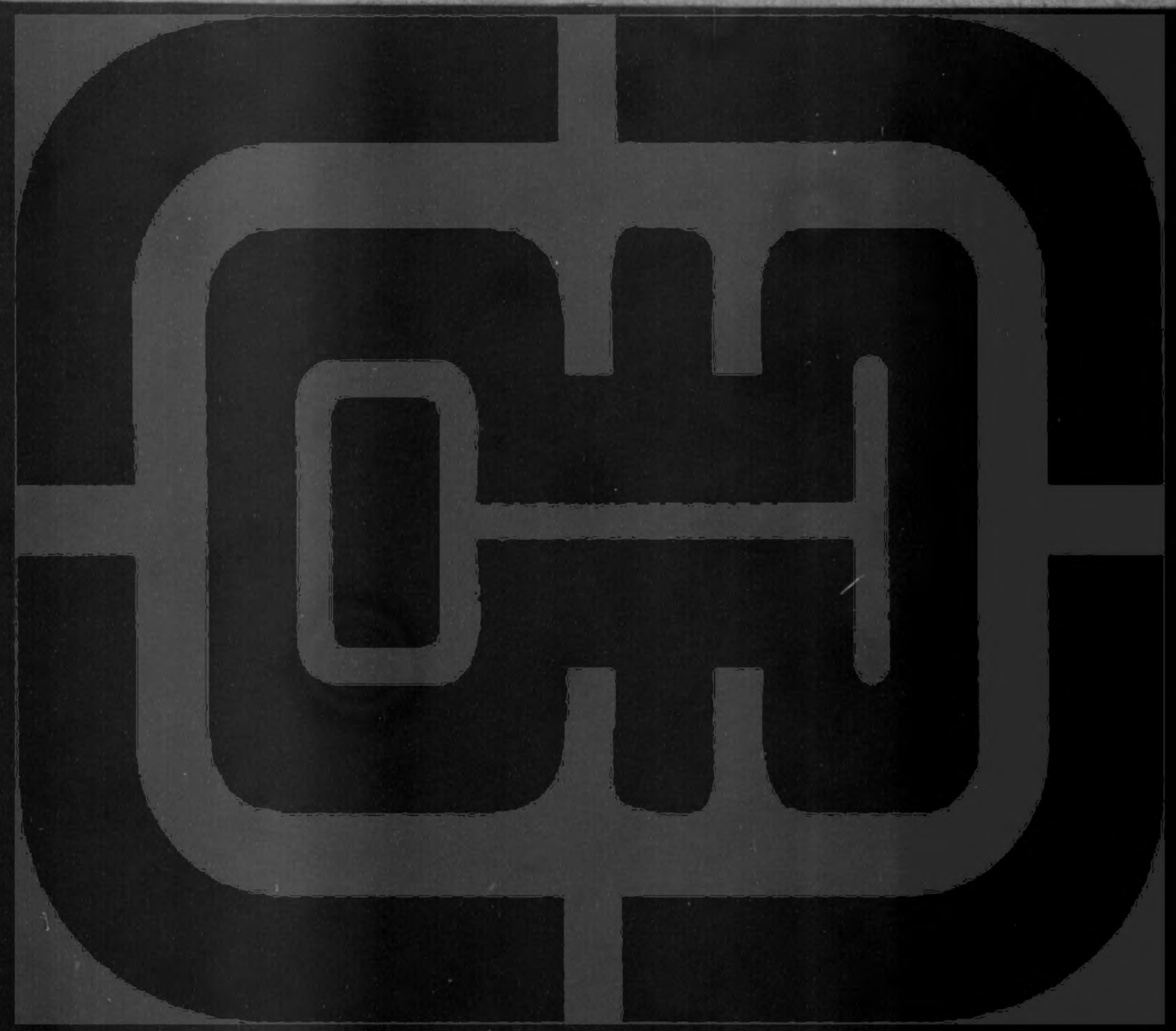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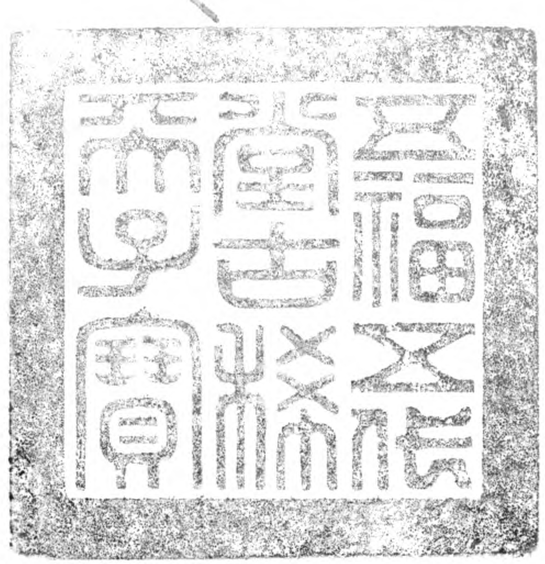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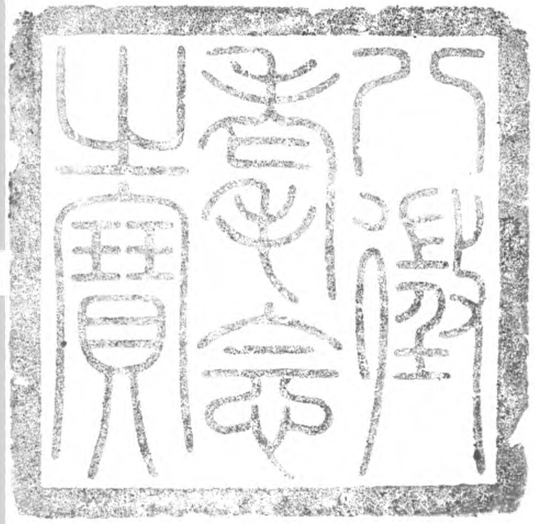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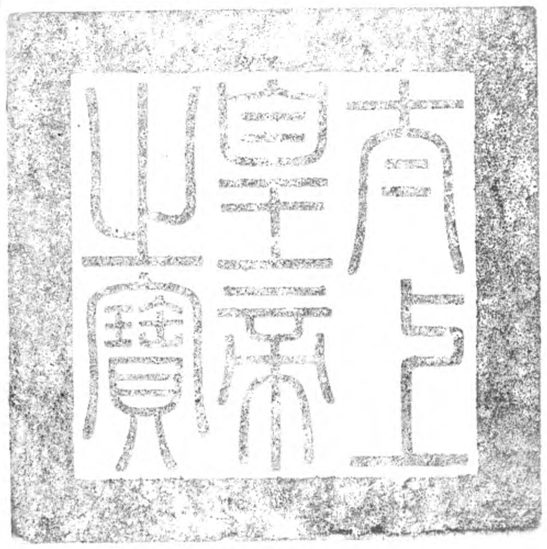








文選卷第二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注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樂府下

陸士衡樂府十七首

謝靈運樂府

鮑明遠樂府八首

謝玄暉鼓吹曲

挽歌

繆熙伯挽歌

陸士衡挽歌三首

陶淵明挽歌

雜歌

荆軻歌

漢高帝歌

劉越石扶風歌

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

樂府下

樂府詩十七首

猛虎行 雜言 善曰雜言古猛虎行曰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猛虎食但取發首爲名不必以篇中意義他皆倣此 觀其大體是勸人抗其志節義不苟容

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爲誰驕 銑曰古猛虎行云飢不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

陸士衡

無校志士多苦心 善曰尸子曰孔子至於廣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江邃文釋云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蓋惡木之枝惡木尚能恥之況與惡人同處今檢管子近亡數篇恐是亡篇之內而邃原之論語曰志士仁人古詩曰晨風懷苦心 登

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 善曰思玄賦曰爰駕而丞行時君之命也 翰曰言其平駕肅敬時君之命勤敏以將遠適焉

饑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 濟曰言路多逼暴姦邪之人

曰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 善曰日而逸切言日以晨歸而功未立陸賈新語曰以義建功神農本草曰欽為陰 銑曰由此使日晨西歸歲時載暮功名不能立 良歲陰猶歲也

崇雲臨岸駭鳴條潛風吟 善曰高也廣雅曰駭起也恒子新論雍門周曰秋風鳴條則傷心矣 銑曰崇高駭驚也

幽谷底長嘯高山岑 善曰毛詩曰靜言思之又曰出自幽谷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 翰曰言過山谷之間而靜思長嘯向曰經過山谷之間而靜思長嘯

急絃無懦響豈亮節難為音 善曰侯璞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賈逵國語注曰懦下也爾雅曰亮信也謂有貞信之節言必慷慨故曰難也 翰曰絃急則調高故無懦弱之響貞亮之節亦難擬其德音

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 五臣作襟 善曰言人生既多難苦誠為未易何為開此行役之衿乎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人生實難 濟曰涉於世路誠為至難何為開此遠役之心

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 善曰夫蘊耿介之懷者必高蹈風塵之表今乃愧不隨慕先聖之遺教蒼頡篇曰懷抱也 良曰眷此正直之

懷而不得施展故
觀於古今之人

君子行王言 善曰古君子行曰群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 翰曰前有此篇其意略相類

天道夷且簡人道險而難 善曰莊子曰有天道五臣作險 翰曰夷平簡易也天道無私故平易人道多僻故險難

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 善曰尚書有休徵咎徵杜預左氏傳注曰乘登也廣雅曰躡履也 向曰休咎福禍也瀾大波平聲協韻 善曰左氏傳伍員曰瀾無莫如滋去疾莫如盡賈逵國語注曰疾惡之 翰曰使人失迷惑者物之相似者也人主

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 翰曰瀾無莫如滋去疾莫如盡賈逵國語注曰疾惡之 呂氏春秋曰使人失迷惑者物之相似者也人主

[illegible] 之道不可不察也 翰曰患 近火

[illegible] 善曰言當慎所習也論衡曰夫近水則寒近火

固宜熱復冰豈惡寒 善曰言當慎所習也論衡曰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溫遠之變異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處則寒南極則熱毛詩曰如履薄冰 翰曰近冰火必罹寒熱之患道義使亦致禍難

孔顏 善同良注 良曰丑吉甫前妻子伯奇後妻子伯封後妻欲其子為太子言於吉甫曰伯奇好妾若不信王上臺觀之後毋取蜂除其毒而置於衣領之中使伯奇視而殺之吉甫使讓伯奇使者見袖有死蜂以白吉甫吉甫使追之以投于河矣 翰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食顏回得米而爨之孔子望見回攫其甑中飯而食之飯熟乃進於孔子孔子起曰今夢見先君食潔欲饋回曰不可向者炱煤入甑中弃食不祥回因攫而食之孔子歎曰所信

掇蜂滅天道拾塵惑 翰曰

若自所恃者心今心自不足信而恃矣弟子記之矣煤煙塵也因拾煙塵孔子顏回於是疑惑

臣尚何有弃友焉足歎 善曰傳毅七激曰闇君逐臣頑父放子

遞捷辭序曰屈原放逐沅湘之間毛詩曰谷風序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鄭玄曰道絕者弃恩舊也

逐 銑曰父子與顏孔滅天道猶生疑惑逐臣弃友比之何有可悵固不足歎也

福鍾怕有兆禍集非無端 善曰言禍福之至皆有漸也枚叔了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傅子銘曰福生有兆禍來有端小雅曰鍾聚也言無端緒也 向曰兆象也

天損未易辭人益猶可懽 五臣作歡 善曰言禍福之有端兆故天損之至非己所招故安之而未辭人益之來非己所求故受之可爲懽也莊子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鄭象曰無受天損易者唯安之故易也所在皆安不以損爲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無受人益難者物之鑒來不可禁禦至人則玄同天下故天厂樂推而不獸相與社而稷之斯無受人益之所以爲難矣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彼以榮辱同途故安之甚易此以吉凶異轍故辭之實難 翰曰天損之至非己所招故安之而不辭也人益之來非己所召故受之可爲歡也

朗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 善曰荀悅由鑒曰側弁垢頹不鑒於明鏡舉側傾冠見矣以其遞相祖述故引之 濟曰朗明鑒鏡也言鏡之明者豈遠假乎但取之見傾冠也今賢者豈外求乎但驗之

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善曰言小人近情若自信而遇禍君子遠慮防未然而蒙福列子蕭叔曰皇子畢於自信鄧析子曰慮能防於未然 良曰淺近之情若自信任是以遇禍君子之心防慮未然長以受福也

從軍行 五言 濟曰若天下征伐

昔哉遠征人飄飄五臣作飄窮四遐南陟五嶺巔北戍長城阿善曰漢書曰秦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史記曰始皇以謫遣戍謫罰獄吏不直者築長城也　向曰飄飄遠行皃四遐四方也五嶺長城皆地名陟升巔上戍守也深五臣作谿谷邈五臣作深無底崇山鬱嵯峨善曰列子曰夏革曰勃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秦嘉詩曰巖石鬱嵯峨　翰曰崇高也嵯峨高皃奮臂攀喬木振迹五臣作跡涉流沙善曰史記曰武臣曰陳王奮臂爲天下唱始尚書曰導弱水入于流沙振舉也隆暑固已慘涼風嚴且苛夏條集五臣作集鮮藻寒冰結衝波善曰賈誼旱雲賦曰隆暑盛其無所說文曰慘毒也宋均春秋緯注曰苛者切也文子曰夏條可結毛詩曰謂良曰豐上文也隆暑夏條南方也涼風寒冰北方也慘毒苛酷藻華也焦鮮藻爲熱也結衝波水結爲冰也言經寒炎而辛苦胡馬如雲屯越旗亦星羅善曰鄒陽書曰胡馬遂進斬白蛇屯黑雲應雅曰屯聚也國語越王曰矣爲不道敢問諸大夫戰矣以而可大夫種曰審物則可以戰章昭曰物旌旗物色徽幟之屬也羽獵賦曰渙若大星之羅　銑曰胡北方越南方如雲之聚如星之布飛鋒無絕影鳴鏑自相和善曰張衡髑髏賦曰飛鋒曜景秉天持刃漢書曰冒頓乃作爲鳴鏑音義曰如今鳥箭也　向曰鋒謂兵刃也鳴鏑髀箭名朝食五臣作餐不免曾夕息常負戈善曰戰國策曰衛行人屬過免冑橫戈而進李陵荅蘇武書曰負戟而長歎孔安國論語注曰戈戟也　翰曰免脫也冑兜鍪也

苦哉遠征人撫心悲如何 善曰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

豫章行 五言 善曰古豫章行曰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 濟曰本以豫章郡而為之以敘人代苦辛之意

汎舟清山 五臣作川 渚遥望高山陰 善曰國語曰秦汎舟于河 列子曰伯牙遊於泰山之陰

川陸殊途軌懿親將遠尋 善曰廣雅曰軌迹也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屏周不聽懿親也 向曰懿親謂兄弟遠尋謂遠別也軌道也

三荆歡同株四鳥悲異林 善同良注 良曰三荆三枝共本也昔有田廣田慶兄弟三人明日欲分庭有荆樹荆樹經宿萎黃乃相謂曰荆樹尚然況我兄弟乎遂不分荆復悅茂故云歡同株孔子在衛[illegible]者其[illegible]問顏回曰汝知此何哭回曰此善[illegible]死而[illegible]又為[illegible]離者也昔恒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illegible]海其母悲鳴而送之為其往而不返[illegible]以音類知之矣問之果然故云悲異林

樂會良自古悼別豈獨今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悼傷也古詩曰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又曰別日何易會日何難 向同善注

寄世將幾何日昃無停陰 善曰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也左氏傳曰人壽幾何周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翰曰昃日月之速 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 善曰前路已多而年至後塗隨年侵而又盡言無幾何也 濟曰前路謂日月後塗謂

性命促促薄暮景亹亹鮮克禁 善曰景之薄暮喻人之將老也流行六志鮮能止之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楚辭曰時亹亹而過中 良曰促促短皃亹亹

進兒薄暮喻年老也鮮克禁言少能制也**曷爲復以茲曾是懷苦心**善曰言何爲復以此暮景不留之志而曾是重懷悲苦之心乎毛詩曰晨風懷苦心銑曰何爲復用離別之事則是懷悲苦之心**遂別未即覺物淺近情能不深**善曰說文曰覺知也覺物累必淺情能不深於深乎**行矣保嘉福景絕繼以音**善曰行矣謂去也但當自保善福之一別有如影滅唯繼以音歡矣

苦寒行 五言 善曰魏曰武上行 辰曰前有此作憲與是同也

幽朔城涼野多險難俯入穹窿仰陟高山盤 善曰說文曰宅朝方曰幽春秋傳曰北方

凝冰結重澗 作磵 也**層雪被長巒** 善曰[illegible]

風鳴樹端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喧 五臣作讙 音歡**猛虎憑林嘯玄猿臨岸歎** 平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嘯而谷風起小雅曰憑依也上林賦曰玄猿素雌銑曰憑依也嘯讙皆歡聲**夕宿**向曰喬高也慘慘**渴**寒兒怕常鮮少也**飲堅冰漿饑待零露餐** 善曰周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零露

圍兮 翰曰言飢渴而飲冰食露也然冰時無露蓋文之疎也**離思固已久** 五臣

進兒薄暮喻年老也鮮克禁言少能制也**曷爲復以茲曾是懷苦心**善曰言何爲復以此暮景不留之志而曾是重懷悲苦之心乎毛詩曰晨風懷苦心銑曰何爲復用離別之事則是懷悲苦之心**遂別未即覺物淺近情能不深**善曰說文曰覺知也覺物累必淺情能不深於深乎**行矣保嘉福景絕繼以音**善曰行矣謂去也但當自保善福之一別有如影滅唯繼以音歡矣

苦寒行 五言 善曰魏曰武上行 辰曰前有此作憲與是同也

幽朔城涼野多險難俯入穹窿仰陟高山盤 善曰說文曰宅朝方曰幽春秋傳曰北方

凝冰結重澗 作磵 也**層雪被長巒** 善曰[illegible]

風鳴樹端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喧 五臣作讙 音歡**猛虎憑林嘯玄猿臨岸歎** 平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嘯而谷風起小雅曰憑依也上林賦曰玄猿素雌銑曰憑依也嘯讙皆歡聲**夕宿**向曰喬高也慘慘**渴**寒兒怕常鮮少也**飲堅冰漿饑待零露餐** 善曰周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零露

圍兮 翰曰言飢渴而飲冰食露也然冰時無露蓋文之疎也**離思固已久** 五臣

人也為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同斬單于首賜爵關內侯班固漢書述曰博望仗節收功大夏旃蔗

屬也 良曰遵奉也漢甘延壽為諫議大夫與副校尉陳湯共斬郅支單于收取也單于匈奴君也旃蔗

也

振旅勞歸士受爵稾街傳

毛詩序曰杕杜勞還役也南都賦曰受爵傳蔗言陳湯上疏曰斬郅支單于首及名王以下宜悉屯稾

街蠻夷邸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邸謂穿舍也 向曰將士受爵賞傳匈奴之首於稾街

門有車馬客行 五言 翰曰言念舊鄉而有是作題曰

古機意 自屬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 善曰毛詩曰駕言出遠 濟曰皆客

念君久不歸濡跡步江湘 傳曰 善曰毛萇詩

向曰君謂機也濡跡猶遺足也涉度也江湘水名 投袂起門塗攬衣不及裳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古詩曰攬衣起徘徊毛萇詩傳曰上曰衣下曰裳 銑曰

謂出見於客也投袂奮袖也不及裳言不暇整衣服也 撫膺用攜客泣掩淚

向曰撫膺即無恨楚辭云長太息以掩涕尚書曰以殷仲春鄭玄曰春秋言

敘溫涼 善曰列子曰撫膺即無恨楚辭云長太息以掩涕尚書曰以殷仲春鄭玄曰春秋言溫涼也 向曰故別離之歲月 借問邦族閒惻愴論存亡 善曰

毛詩曰言旋言歸復我邦族尸子曰其生也存其死也亡 翰曰邦族謂鄉親也 親友多零落舊居皆凋喪 善曰曹子建箜篌引曰親友從我遊孔融與曹操書曰海內知識零落殆盡黃石公記曰王

膺舊齒萬事乃理 濟曰舊齒耆老也 市朝互遷易城闕或丘荒 善曰古出夏門行曰市朝人易千歲墓乎毛詩曰在城闕兮

銑曰謂吳之市朝城闕 墳壟日月多松柏欝欝芒芒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古之墓松柏梧桐以識其墳壟也芒芒盛皃 天道信

賢也 向曰謂機家墳壟也

崇替人生安得長 善曰國語藍尹亹曰君子獨居思前世之崇替賈逵曰崇終也 翰曰崇興替廢也 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 善曰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莊子曰俛仰之間 濟曰慷慨歎息也惟思也

君子有所思行 五言 銑曰言登丙下視都邑將終磨泰

因思古之賢哲與前君子行有異也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郭 善曰禮記曲禮曰命駕毀辭曰結國蘭而延佇又歌曰巾車命駕 銑曰謂城中望都

廛里一何盛街巷紛

漢書注曰廛謂城邑之居也 向曰一廛一家之居也五畝爲里漠漠布列皃

紛紛 善曰鄭德漢書注曰紛紛盛皃

甲第崇高隣洞房結阿閣 善曰漢書音義曰有甲乙次第

銑曰甲第楚辭曰姱容脩態絙洞房尚書中候曰昔黃帝軒轅鳳皇巢阿閣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 翰曰甲第第一宅也崇重閣門洞通結連阿大也

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 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濟曰湛湛水平皃草木叢生曰薄

宇列綺窓蘭室接羅幕 善曰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古詩曰交疏結綺窗 銑曰盧家蘭爲室桂爲梁楚辭曰蘭室桂梁 翰曰蘭室取其香也羅幕羅帳 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顏作

善曰言淑貌以色斯而見升哀音亦承顏哀而作也論語曰色斯舉矣 良曰淑美也言以此美色之女

升進於君以亡國之樂承君顏而作刺時以聲色骨於上也哀音亡國之音

人生誠行

善曰楚辭曰生天地之若過古詩曰人生

邁五臣作過容華隨年落

向曰言人生處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歲而凋落也

善哉膏粱士營生奥且博

善曰國語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夫膏粱之性難止也賈逵曰

膏肉之肥者膏粱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止也韋昭漢書注曰生業也廣雅曰奥藏也

翰曰善哉歎美之因以譏膏肉之肥者膏粱食之精者言富貴食此精肥之士營生深奥且廣博矣

宴消靈根酖毒不可恪

善曰左氏傳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杜預曰以宴安比之酖毒也左氏傳曰卿不書經也以懲不恪爾雅曰恪敬也

濟曰宴安靈根靈根酖毒皆喻也

無以肉食貧取

奚恭奥蒿萑

善曰說文曰蒿東郭氏上書於獻公公曰肉食者已慮之矣對曰忽使肉食失計於廟堂藿食寧得不聽腦塗地也

良曰無以肉食而自安是以取奚恭於食藿貧賤之士

齊謳行五言

善曰漢書禮樂志曰齊謳負人銑曰此為齊人謳歌國風也其終篇亦欲使人推分直進不可苟有所營

營丘負海曲沃野奚且平

善曰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鄭玄曰齊曰營丘杲鎬新書曰齊地廣遠負海地大人衆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也漢書曰沃野千里左氏傳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請更諸爽塏之地白曰營丘地名太公所封也負背爽明也

洪川控河濟崇山入高冥

善曰毛萇詩傳曰控引也戰國策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傅毅洛都賦曰弋高冥之濁鴻注曰高冥鵠崇或為嵩非也

翰曰冥昧極高之處

東

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 善曰左氏僖三年子曰其爲人也多矣杜預曰姑尤齊東界姑水北者在城陽郡東南入海也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縣東北有攝城然西南不同者其地既非方故各舉一隅言之也 濟同善注

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 善曰尚書曰海岱惟青州篇貢海物惟錯河圖曰地有九州以包萬類禮記曰恒豆之俎陸產也其醢水物也南都賦曰百品千名 銑曰錯雜也萬類千名言所亞非一種

孟諸吞楚夢百二併秦京 善曰三虛賦曰齊浮渤澥游孟諸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間中曾不蔕於漢書田齊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齊持戟百萬齊得十二焉此所謂東西秦也李奏云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又曰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二焉百萬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耳故言東西秦注

勢敵也然李奏之意以百二謂百萬中之二也字林曰併齊等也 良曰孟諸齊之澤名

惟師恢東表柏后定周傾 善曰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左氏傳曰季札請觀於周樂爲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又曰公及齊侯會于首止謀定周也公魯僖公也齊侯桓公也 濟曰恢大也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故云定周傾也后君也言君者眞之也

天道有迭代人道無久盈 善曰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王符潛夫論曰廉頗翟公再盈再虛 翰曰迭遞盈滿也

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 善曰論語荷蕢曰鄙哉硜硜乎晏子春秋曰景公遊牛首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泣晏子獨笑公收涕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守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安得有此而爲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諂諛之臣二所以

獨笑也莊子曰不離於真善注 **爽鳩苟已徂吾**
謂之至人也 向同善注

子安得停 善曰左氏傳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
亡之樂也君何得焉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
逢伯陵因之萴姑氏因之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萴助革切 良曰苟且
徂往也吾子謂齊侯也安得停謂不可求長存 **行**

行將復去長存非所營 善曰西京賦曰若歷世而長存用獵
序曰禁御所營 銑曰行行漸
兒長存之事非由經營而得也

日出東南隅行 五言

或曰羅敷豔歌 善曰崔豹古今
出秦氏女也秦氏邯鄲人有女名
羅敷嫁為呂人千乘王仁為妻王
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
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
欲奪焉羅敷巧彈箏乃作陌上
之歌以自明焉 向同善注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 善曰山海經曰
湯谷上有扶木
扶木者扶桑也十日所浴新語曰高
臺百仞臺端猶室端也 翰同善注 **高臺多妖**

麗濬房出清顏淑貌耀皎日惠心清且閑 善曰呂氏春秋曰列精子高謂侍者曰我奚若
侍者曰公妖且麗王逸楚辭注曰妖好也琴道
雍門周曰廣廈邃房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
在我室兮薛君曰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矣周易曰
有孚惠心廣雅曰閑正也濟曰妖美濬深
惠善也清顏清絜之顏惠好也閑謂舒緩

揚玉澤蛾眉象翠翰 平聲 善曰毛詩曰美
目盼兮楚辭曰娥眉曼

睩目騰光正逸曰曼澤也睩視貌也言美女之貌姿眉狂貌曼好目曼澤睩音錄登徒子好色賦曰眉如翠羽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翰毛也翰翠之羽翰也鮮膚一何曰目若玉之光澤眉象翡

潤秀色若可餐窈窕窈窕多容儀婉媚巧笑言善曰張衡七辯曰淑性窈窕秀色美豔毛詩曰窈窕淑女又曰巧笑倩兮艮曰窈窕婉媚皆美貌暮春春服成綮綮綺與紈善曰論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毛詩曰綮綮衣服曰服衣也綮綮鮮明皃綺紈繒類向金雀垂藻翹瓊珮結瑤璠善曰釋名曰爵鈙鈙頭及上施爵也楚辭曰砥室翠翹王逸注曰翹羽名也毛詩曰珮玉瓊瑤杜預左氏傳注曰璠璠美玉也濟曰金雀鈙名藻翹謂有文章之羽方駕揚清塵濯足洛水瀾善曰西京賦曰方駕駿綴[illegible]之儀[illegible]

注曰方併也司馬相如諫獵書曰犯屬車之清塵揚雄太玄賦曰踞弱水而濯足銑曰方並駕車也瀾波也藹藹風雲會佳人一何繁善曰天下雲會響應艮曰藹藹盛皃佳人繁多皆風雲之會南崖充羅幕北渚盈輧蒲田軒善曰蒼頡篇曰輧衣車也銑曰崖岸也輧軒皆車也清川含藻景高崖五白作岸被華丹善曰藻景華景也向曰藻草也藻景曰光有文也被覆也華丹丹華也馥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善曰蘇武詩曰馥馥我蘭芳又曰誰爲遊子吟泠泠一何悲翰曰馥馥香氣也揮舉也泠泠謂琴聲悲歌吐清響雅舞擺幽蘭善曰列子曰秦青薛譚節悲謌韓詩曰矣則雅樂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擺揚也宋玉風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爲幽蘭白雪之

曲　良曰播揚雅　美也　幽蘭曲名

丹辰含九秋妍逝陵七盤　善曰洛神賦曰丹脣外朗廣雅曰陵棄也南都賦曰紛九秋之增傷怨西荆之折盤張衡舞賦曰歷七盤而疑躡　銑曰九秋曲名七盤楚舞妍美陵過也

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鸞鳥　善曰卞蘭七牧曰鸞放鞅而赴節若遊鴻之翔天邊譚章華臺賦曰忽飄然以輕逝以鸞飛於天漢淮南子曰龍興鸞集　向曰迅急也驚鴻集鸞舞之狀

綺態隨顏變沈姿無定之　王臣作定　源　善曰乏戎爲定　向曰綺美之態隨舞容而有沈深之姿縱橫而出其源不定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權　善曰張衡七辯曰蹈蟬之領阿那宜顧蒼頡篇曰顧良曰阿那柔弱皃　向曰徐行也

遺芳結飛飈浮景映清湍　善曰三蒼曰飈　向曰言世路險惡

繼謂之飈說文曰滿水疾也曰結束飈風也舞影映於波瀾

冶容不見

春游良可歎　善曰周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　良曰言事雖不足歌詠然旁春之游良可歎美

長安有狹邪行　五言　向曰言世路險惡邪行正宜之士無所措手足矣

伊洛有岐路峙交朱輪　善曰爾雅曰二達謂之岐旁郭璞曰岐道旁出也楊惲書曰乘朱輪者十人曹植妾薄相行曰轎軿飛轂交輪　向曰貴者朱其車輪交於岐路

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　善曰華景日光也　濟曰華景日也　漢書云日華曜也躡飛塵言輕疾也

鳴玉豈樸儒憑軾皆俊

民善曰國語曰趙簡子鳴玉以相禮記曰君子行則鳴佩玉漢書儒林傳武帝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左氏傳楚子玉曰請與君馮軾而觀之尚書曰俊民用康濟曰珮玉之人皆非樸質儒士乘軒憑軾者皆輕俊之子

烈心厲勁秋霜麗服鮮芳春善曰厲嚴貌也銑曰烈猛厲嚴也言朝廷輕薄之人其心猛暴嚴毅甚於勁秋其服鮮麗有如芳春

余本倦游客豪彥多舊親善曰漢書曰司馬長卿故倦游白謂亦與朝廷之士有舊親也

傾蓋承芳訊欲鳴當及晨善曰家語曰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雞及晨而鳴以喻人及時而仕也春秋考異記曰雞應旦明明與鳴同音字通也良曰傾蓋新相逢者芳訊美言也而有新知之人見我如此以美言勸我須早進仕當雞之鳴及於朝也

言不足矜岐路良可遵善曰漢書曰安上書曰之至也淮南子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也老子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河上公曰抱守也守一乃知萬事故爲天下法式翰曰守貞一之道自取苦辛何足矜也岐路委曲從人然後可也

規行無曠迹矩步豈遠人善曰揚雄羽獵賦曰王子規遊矩廣雅曰曠遠也銑曰若行步中乎規矩不可致曠遠之迹而遠及前人者矩行以正直之道將求仕進亦如此矣皆新知者之詞

投足緒已爾四時不必循善曰言規行矩步既無所及故投足前緒且當止矣猶如四時異節不必相循解翰曰欲行者擬足而投迹爾雅曰緒事也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向曰言我試投足於邪路其事果然寒暑具在於斯不待更循四時而後致耳

將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善曰周易

曰天下同歸而殊塗者詞也言我自試不能復於邪徑理終殊塗而同迹亨與子歸乎會合之地　翰曰聿者會合之所荅新知

前緩聲歌五言　向曰將前慕仙游冀命長纓鼓流聲於歌曲中也

游仙聚靈族高會曾城阿　善曰淮南子曰掘崑崙虛以下地中有層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翰曰曾城九重王母所居處在崑崙山上並仙靈聚族高會於曾城之曲阿曲也

長風萬里舉慶雲鬱嵯峨　善曰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　良曰慶雲瑞雲也嵯峨雲盛皃

妃興洛浦王韓起太華　善曰楚辭曰妃於伏洛拂[illegible]詩曰王韓獨何人翔翔隨天塗[illegible]仙傳曰衛叔卿[illegible]華山漢武帝令叔卿子度求之見[illegible]與仙人遊

曰與博者爲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　王子晉辭容[illegible]又曰劉根初學道到華陰見一人乘白鹿從十餘玉女根頓首乞一言神人乃住曰爾聞有韓衆不荅曰實聞有之神曰即我是也尚書曰至子太華　銑曰慮妃洛水之神王子晉與衛叔卿於華山博劉根遊華山見神人謂根曰汝聞韓終乎根曰聞曰我是也興起也太華即華山也

北衡瑶臺女南要湘川娥　善曰爾雅曰衡召也楚辭曰望瑶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西京賦曰懷湘娥王逸其辭注曰堯二女娥皇女英隨湘水之中爲湘夫人也　良注同

蓋羅　善曰毛詩曰肅肅宵征曹植飛龍篇曰芝蓋翩翩甘泉賦曰咸翠蓋而鸞旗　翰曰肅肅車行皃宵駕謂薄天而行翩翩輕皃似以翡翠羽爲蓋而羅列

羽旗捷　五臣作栖

瓊鑾玉衡吐鳴和　善曰琴道雍門周曰水嬉則建羽旗瓊鸞以瓊爲鸞以施於旗上鸞

鳥故曰棲也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又曰在玉衡於炎火王逸曰衡車衡也鄭玄周禮注曰鑾皆以金爲鈴也應劭漢書注曰鑾在軾和在衡　濟曰鑾和皆鈴也栖倚瓊玉衡輒也皆在於車上

太容揮高絃洪崖發清歌　善曰思玄賦曰太容吟曰念哉注曰太容黃帝樂師廣雅曰揮動也西京賦曰洪崖立而指麾　向曰揮發也高絃謂高張薛綜曰三皇時伎人也琴瑟絃也洪崖三皇時樂人後皆登仙故得作樂于曾城

獻酬既已周輕舉乘紫霞　善曰毛詩曰獻酬交錯漢書谷永曰遥興輕舉登霞倒景　良曰衆仙會畢乘霞而去

揔轡扶桑捴五臣作泯濯足湯五臣作暘谷波　善曰楚辭曰飲余馬于咸池揔余轡乎扶桑又曰朝濯髮於湯谷　濟曰揔整也扶桑暘谷皆日出處言須臾至此而整轡濯足

清輝溢天門垂慶惠皇家　善曰南子曰馮夷大禹之御也乘雲車排閶闔淪天門高誘曰天門上帝所居紫宮門也蔡雍述征賦曰家赫而天居萬方徂而星集　翰曰羣山飛舉溢滿天門垂降慶福惠賜我皇家

長歌行　五言　向曰前有是篇其意相類

遊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　善曰上纂太史田邑起馮衍書云日月之經天河海之帶地　良曰遊往也日行經于天川流帶于地

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　善曰言日無停景川不旋波以喻年命流行曾無止息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說文曰晷景也　銑曰日景不留川流不反謂寸尺者以少言之

年往迅勁矢時來亮急弦　善曰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釋名曰矢指也其有所指迅疾也漢書劉通曰時乎時不再來侯漢等賦曰急絃捉柱變調

改曲 向曰年往時來其迅疾信如急弦之發勁矢也弦弓弦也矢箭也 遠期鮮克及盈數固希全 善曰管子曰任之重者莫如身期之遠者莫如年左氏傳卜偃曰萬盈數也然此之盈數謂百年也列子楊朱曰人得百年之壽千中無一疾病哀苦居其半矣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鄭玄曰必有萬年之壽矣又助俊大福也 翰曰遠期謂上壽百二十歲及此期者少能有之滿盈此數者固希全矣希少也希全謂無一也 容華夙夜零體澤坐自捐 善曰無故自捐曰坐也 濟曰夙早零落也體澤身之光潤捐棄也 茲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 善曰爾雅曰延長也 良曰茲物謂容華體澤也苟且也 俛仰逝將過倏忽幾何間 善曰莊子曰倏仰之間詩曰逝將去女毛萇曰逝往也楚辭曰往來倏忽 銑曰言歲月俯仰則往將過人命倏忽能幾何時 慷慨亦焉訴天道良自然 向曰慷慨歎思也焉亦何也 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 善曰四子講德論曰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墨子曰以其所行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 翰曰竹帛謂史籍也古人書於竹簡又素帛 追述也 追及歲未暮長歌承我閑 善曰毛萇詩傳曰追及也韓詩曰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楚辭曰願承閑而自察 濟曰追屬也歲未暮喻將老也言屬及我未老以承閑暇之日長歌定分以自慰也

吳趨行 五言 善曰崔豹古今注曰吳趨曲吳人以謌其地也 良曰趨步也此曲吳人歌其土風也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 善曰楚妃樊姬齊娥齊后也歌

録曰石崇楚妃歎曰歌辭楚妃歎莫知其所由楚之賢妃能立德著勲垂名於後唯樊姬焉故今歎詠之聲永世不絶孟子淳于髡曰昔緜駒處高唐而齊右善謌方言曰秦晉之間美顙謂之娥說文曰謳齊歌也　良曰楚妃楚姬也歎歎其德齊娥齊后也善爲謳歌人皆採以爲曲

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昌五臣作閶

門起善曰吳越春秋曰大城立昌門者象天通閶闔風亦名破楚門也　向曰吳王闔閭立

門象天閶闔門昌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善曰昌門者吳正闔閭所作也名爲閶闔門高樓閣道西

都賦曰脩除飛閣又曰與海通波　翰曰峨峨高皃飛閣高閣也跨猶帶也

帶通波謂連江海也重欒承游極回軒啓

曲阿善曰西京賦曰時游極於浮柱結重欒以相承軒長憁也言長憁關於屋之曲　阿也周書

曰明堂咸有四阿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

屋曰欒拱梁浮極棟也回軒長憁阿角也言開窗

之角藹藹慶雲被泠泠祥五臣作鮮風過善曰史記

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

雲風賦曰清清泠泠　翰曰藹藹雲皃慶雲瑞雲也

泠泠風聲也鮮風清風被覆也過度也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

善曰左氏傳曰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不忘本也　良曰藏育謂包容生長也嘉善也泰伯

導仁風仲雍揚其波善曰史記曰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

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太伯亡無子弟仲雍立其引曰仁風翔於海表楚辭曰汨其泥而揚其波　向曰太伯仲雍二人逃於荆蠻以避之季歷果立故謂導仁風也荆蠻義而歸

之立爲吳太伯早卒俾雍有後遂啓於吳故云揚其波

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 善曰毛萇詩傳曰穆穆美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廣雅曰灼灼明也左氏傳曰吳周之冑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 翰曰延陵子吳公子季札也季札聘諸華夏觀樂以知盛衰灼灼然有暉光於華夏

王迹隤五臣作頹陽九帝功興四遐 善曰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漢書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九百六之會者也東都賦曰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濟曰謂後來王道頹壞由於陽九之厄也九者陽數之極陽無陰萬物不交理之用極而天下亂矣帝功興於四方謂三國時魏蜀與吳並立也

大皇自富春矯手頓世羅 善曰吳志曰孫權字仲謀吳富春人也蔓曰大皇帝說文曰矯舉手也頓整也世羅猶皇綱也言大皇生自富春矯手而整天綱也 向曰吳王

也[illegible]人也頓下羅天下英賢而用 邦彥應運興

綮芸香林薛 善曰毛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徵符合應錄次相代也 濟曰國之美士應時運而至綮然如春林之發榮

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爲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 善曰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耕桑于屬城也張勃吳錄曰八族陳柏宦賈公孫司馬徐傅也四姓朱張顧陸也漢書劉歆曰徙齊諸田豪桀名家良曰十縣爲屬城咸皆也言此八族猶不足侈大四姓實有聲名之家言此者機吳人以重吳也

侔山河文德熙淳懿武功 善曰曹植公宴詩曰爾雅曰熙興也謂盛多也謝丞後漢書曰朱皓德行純懿才學優於漢書曰漢興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翰曰

熙廣淳厚懿美侔等也禮讓何濟濟流化自
侔此山河者謂長久也

滂沱 善曰毛萇詩傳曰濟濟多威儀也論語曰泰
伯三以天下讓毛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濟曰濟濟衆盛
見滂沱充溢見

淑美難窮紀商搉 角 爲此
歌 善曰公羊傳宋萬曰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何休
曰淑美也美好也賈逵國語注曰紀猶錄也廣
雅曰商度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商搉粗
略也言商度其粗略也
良曰淑善也

塘上行 五言 善曰歌錄曰塘上行古
辭或云甄皇后造或云魏文帝
或云武帝歌曰蒲生我池中葉何一
離離 銑曰言婦人衰老失寵行於
塘上爲歌
也塘堤岸也

上雜詩 生幽渚微芳不足宣 善曰張揖蓮壹
注曰壹蓮之莖

也郭璞曰似水蓼也
在父母家居幽閑之室謙以德微不足以奉君子 祐
濟曰宣布也 翰曰自喻本
平華池 翰曰
喻自家適人

豫藻玉臺下 五 影滄浪 平 泉
善曰西京賦曰西有玉臺連以昆德孟子曰滄浪之
水清滄浪水色也 良曰華花也玉臺以玉飾臺邊
浪取其清以
喻婦人清貞

沾 五臣作霑 潤既口渥結根奧且
堅 善曰毛詩曰既沾既渥毛萇曰渥厚也古詩曰
冉冉孤生竹結根太山阿奥猶深也 向曰自
謂沐君子之德有如此也

四節逝不處華繁 五臣作繁華 難
久鮮淑氣與時殞 五臣作隕 餘芳隨風捐 銑曰
淑美隕落捐去也言
容顏亦隨歲時而毀

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

全善曰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曰天道悠昧人理促兮 男懽智傾愚女愛衰避妍善曰莊子曰喜怒相疑愚智相欺仲長子曰昌言云彊者勝弱智者欺愚也一向曰妍美也 不惜微軀退但懼蒼蠅前善曰毛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鄭玄曰蠅之爲蟲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亂善惡也 翰曰蒼蠅能變易白黑喻讒人也言不惜己身退棄但懼讒人毀我於君前 願君廣未光照妾薄暮年 善曰毛詩曰日月之末光暮年喻老也翰曰薄暮喻老也欲君子存始終之情也

悲哉行 五言 善曰歌錄曰悲哉行魏明帝造 良曰客游感物憂思而作

所客芳春林春芳力傷懷 風飛清響

雲垂薄陰 善曰毛詩曰晛晛黃鳥載好其音 銑曰鮮翩翩雲輕雲蕙草香草也淑美也時鳴春鳴之鳥 翩翩鳴鳩羽喈喈倉庚音 王弓作吟 善曰禮記曰孟春之月鳴鳩拂其羽毛高曰倉庚喈喈 向曰翩翩飛貌倉庚黃鳥名喈喈鳥聲長引聲曰吟 幽蘭盈通谷長秀被高岑 善曰幽蘭生乎通谷而長秀被乎高岑言有託也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 翰曰蘭有秀兮菊有芳 韓曰蘭生於幽故云幽蘭盈滿也通谷深谷也長秀謂草木長茂岑山也 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 善曰言女蘿蔓葛各有尋託而已獨無所以增思也毛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鄭玄曰葛藟蔓而蔓之尋猶緣也 濟曰女蘿託松樹而長蔓葛

尋山嶺而生言萬物皆有依附而客游獨無也 傷哉遊客 五臣作客游 士憂思一何深目感隨氣草耳悲詠時禽 善曰言己客游不如蘿葛故憂思逾深也 良曰草隨氣序而生故目望而懷感也禽聲亦應時月而變故耳聞其悲詠 寤寐多遠念緬然若飛沈 善曰國語注曰緬猶邈也飛沈言殊異也 銑曰其心邈然若魚鳥之飛沈是傷心也 願託歸風響寄言遺所欽 善曰李陵荅蘇武書曰時因北風復惠德音 銑曰向曰秀才詩曰思我所欽 遺與也所欽者謂知友也

短歌行 四言 翰曰前有此詞意旨相類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幾何逝如朝霜 善曰列子曰秦青無餘悲歌至逸響遏雲 薛曰悲歌 吉愁思也左氏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曹植 送應氏詩曰人壽若朝霜 向曰觴酒器也 良曰言人壽促也逝往也朝霜見日而消 時無亦至也 濟曰言人歲五臣作揚 善曰論語曰摘輯 銑曰時不再及宋均曰及 一落無有再發者以喻一生之中年一衰者無復少年 蘋以春暉蘭以秋芳 善曰禮記曰季春蘋始生鄭玄曰蘋蘋也其大者曰蘋 薛曰蘋蘋辭曰秋蘭兮青青 向曰蘋生於春蘭茂於秋榮華有時反覆相代 來日苦短去日苦長 善曰曹植苦短篇曰苦樂有餘魏武帝短歌行曰去日苦多 翰曰將來之日苦少已去之日苦多謂漸老也 今我不樂蟋蟀在房 善曰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 良曰房即堂感此時故不樂也言思

深也樂以會興悲以別章向曰歡會則起其樂別離則明其悲豈曰無感憂爲五臣作與子忘銑曰言我豈不感年命之促邪但得與子歡會豫志莫憂也子謂知友我酒既旨我肴既臧善曰毛詩曰爾酒既旨爾肴既嘉向曰旨美肴肉臧善也短歌有五臣作可詠長夜無荒善曰史記曰紂爲長夜之飲毛詩曰好樂無荒翰曰相與詠短歌飲長夜也荒廢也言雖歌詠樂飲無得廢於政事

樂府詩

會吟行五言銑曰會謂會稽趙吟猶詠也意與長趨行同

謝靈運

六引緩清唱三調佇繁音善曰沈約宋書曰控候宮引第一商引第二徵引第三羽引第四古有六引其宮引本第二角引本第四也並無有絃笛存聲不足闕二曲又曰第一平調第二清調第三瑟調第四楚調第五側調然今三調蓋清平側也爾雅曰佇立也郭璞曰稽久也良曰六引古歌曲名凡曲有三調惟所奏之緩佇謂稍息列筵皆靜寂咸共聆會吟善曰唐六雅曰聆聽也濟曰列筵謂四坐也咸皆也會吟自有初請從文命敷善曰尚書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孔安國尚書傳曰敷陳也向曰敷布也書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禹會諸侯於塗山故首稱也敷績壺冀始刊木至江汜善曰尚書曰禹敷土隨山刊木孔安國曰敷布也又曰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又曰山導江毛詩曰江有汜翰曰禹理水

之功壺口冀州爲始刊木謂斬木通道至於江之汜也水復流曰汜此言禹迹在於吳也

列宿炳天文負海橫地理

善曰漢書地理志曰吳地斗分野諦衡曰天晏地僻遠負海地大人衆宋衷易緯注曰天文者謂三光地理謂五土也　向曰星紀吳之分野故云列宿炳天文炳顯於地理　明負背也言後背海水橫

連峯競千仞

善曰上林賦曰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　良曰山峯連接爭爲千仞之高水流背回而有百里之曲

皆流咎百里

善曰皮日休太湖詩曰佳麗好百城三都豈能敵　向曰兩京也曹子建鄴都賦詩言皆不及會稽之美也

兩京愧佳麗三都豈能敵

善曰西京雜記曰文帝之也　銑曰灑池麋水灌田

灑池稻田毛萇曰灑灑麋也　銑曰灑池麋水灌田

灑粳稻輕雲暖松杞

善曰毛詩曰灑池北流浸彼稻田毛萇曰灑灑麋也　銑曰灑池麋水灌田

臺指中天高墉埤堞崇雉

善曰楚辭曰蔡謝鵠高山列二人之臺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爾雅曰崇重也　王肅家語注曰高一丈曰堞三堵曰雉也　翰曰屈高也中天半天也墉牆也三丈曰雉積雉言高也

蹠廣途鷁首戲清沚

善曰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一名飛燕騮淮南子曰龍蛇鷁首毛萇詩傳曰沚渚也　銑曰飛鷁良馬名鷁首舟名

飛燕

五臣本作鷰

肆呈窈窕

五臣作客

路曜便娟子

善曰周禮曰立市爲其肆鄭玄曰陳物處也毛詩曰窈窕淑女枚乘兎園賦曰若採桑之女連袖方路磨陀長髻便娟數顧阮籍詠懷詩曰路端便娟子常恐日月傾王逸楚辭注曰便娟好貌也向曰肆市也窈窕美好貌

自來彌年

五臣作出

代賢達不可紀

善曰爾雅曰彌終也濟曰自從彌多紀記也言不能具記將略述之

句踐善廢興越叟識行止

善曰史記曰吳伐越越王栖於會稽後勾踐平吳周元王賜勾踐胙命越叟蓋越公也越絶書曰子胥戰於就李闔閭傷馬軍敗而還欲復其讎師事越公録其術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良曰吳伐越後勾踐平吳故云善廢興當越棲會稽之時勾踐欲往朝吳有一老人勸不許往故云識行止叟老人也

范蠡出江湖梅福入城市

善曰史記曰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施於國吾欲用之於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江人也少學長安至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弃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　翰曰范蠡既佐勾踐平吳乃乘扁舟浮江湖故云出江湖漢梅福變姓名爲吳市

東方就旅逸梁鴻去桑梓

善曰仙傳曰梁鴻者楚人也久在吳中爲書師武帝時上書拜爲郎至宣帝初弃郎去以避亂政置冠幘官舍風翹之去後見會稽賣藥旅逸謂爲客而放逸也杜預三氏傳注曰旅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共風人也東出關遂至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伯通異之乃舍之家鴻著書十餘篇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　向曰旅獨也言獨爲隱逸餘同善注

殫意未已

善曰左氏傳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不忘本也　向曰殫窮已止也

樂府詩八首

東武吟

五言　善曰左思齊都賦注曰東武太山皆齊之土風絃歌謳吟壯征伐之曲名也　銑曰人有少吟之曲名也　銑曰人有少伐年老被弃游於東武者不

敢論功但戀君耳故託遠以言之果武太山下小山名

鮑明遠

歌一言 善曰漢書曰主邑請召賓邑自稱賤

主人且勿諠賤子司部曲 向曰賤子人之謙稱

僕本寒微公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尉占 五臣作召

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之占也吳志曰中郎將周瑜抵乞謂自隱度而應募爲占募

於鄱陽占募班固漢書曰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也 翰曰寒鄉北土也 銑曰張騫爲校尉將大將軍擊匈奴召募謂投募也

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塞垣 善曰武帝元朔中爲輕車將軍安侯范蠡後漢書曰歌

漢書曰李廣從弟蔡爲郎軍擊右賢王有功卒封樂

追虜出塞而還塞邊也 銑曰秦築長安城漢起長城所以別內外異殊俗 銑曰李廣爲輕車將軍擊匈奴將軍擊左賢王塞垣長城也

密涂五百作途百萬里寧歲猶七奔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密近也方言曰亘貫也國語曰姜氏告於公子曰自子之行晉無寧歲左氏傳曰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乃通吳於晉吳始伐楚子重奔命吳入州來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 良曰亘長也寧歲無寇賊也言其行近途猶長萬里無寇亦歲七度奔命也

力盡罷甲心思歷涼溫 善曰孟子曰既竭心思焉尚書曰以殷仲春鄭玄曰春秋言溫涼也 向曰言苦辛多年歲也

亦空存 善曰列女傳曰柳下惠妻曰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吁嗟惜哉乃下世兮司馬彪續漢書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有軍候一人翰曰下世謂死也

將軍既下世部曲時事一朝

異孤績誰復論 善曰荅客難曰時異事異濟曰孤績獨有勳也時事既異誰復爲論 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 善曰古長歌行曰少壯不努力漢書婁護曰呂公窮老託身於我 要腰 五臣作腰 鎌廉 刈葵藿 倚杖收 五臣作牧 雞狶 善曰說文曰鎌鍥也鍥古頡切 昔如韝古候 上鷹今似檻中猿 善曰東觀漢記祖虞謂趙勒曰善吏如良鷹矣下韝即中淮南子曰置猨檻中則與狶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 良曰言少時如鷹在韝上擬攻禽獸既老如猿在檻中無所施巧韝以皮蔽手而臂鷹也 徒結 五臣作積 千載恨空負百年怨 善曰言怨在己君何負之 向曰念見棄之深 棄席忘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 善曰書曰言已蒙君而還同夫棄席垂幄之恵而不見遺則兼有之道斯同故亦無愧於田子也晉主言惠田子言愧一互文也然田子久譯故謂之魂韓子曰文公至河令曰蘧瑗捐之席薦有手足胼胝面目黎黑有勞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甲不勝公曰寡人出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而哀其意者不欲寡人反國邪咎犯對曰蘧瑗所以自出而君捐之席薦所以自出而君棄之手足胼胝面目黎黑有勞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甲不勝其哀故哭之文公乃止韓詩外傳曰昔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曰此何馬也御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東帛而贖之窮士聞之所歸心矣韓詩曰縞衣綦巾聊樂我魂薛君曰魂神也 濟曰言願得同晉主不棄席薦如田子 更收老馬雖復死沒不愧於蒐也幄帳也

出自薊 計 北門行 五言 善曰漢書曰薊啟燕國

也輪曰藁北門今
敘征戰苦辛之意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善曰漢書高祖曰吾以用檄徵
天下兵史記曰有寇至則舉烽火風俗通曰文帝時匈奴犯塞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濟曰用檄徵
兵書也至咸陽謂及京都

衝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善曰
臣瓚漢書注曰律說勒兵斥住曰屯班固漢書贊曰聚天下兵軍於廣武又曰太原郡有廣武縣又酈食其曰楚人閉則分兵救之又有朔方郡武帝開
銑曰若聚也廣武縣名朔方郡名皆在邊也

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彊善曰漢書曰匈奴秋馬肥大會蹛林周禮
曰弓人為弓筋也者所以為深也竿箭幹也並公旱
濟曰嚴秋謂秋氣嚴厲筋謂弓竿謂箭也勁亦
也謂也

天子按劍怒使者遥相望善曰說文

日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善曰
如日光照耀也俗薄不名
日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善曰
說苑曰公孫侈雅稱朱顏又曰美人皓齒嫣以娉
婷賢人美才也時俗既薄之誰為
發起發也皓齒皆喻賢人美才也

侥王臣月也侥俯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善曰
說文曰侥王臣月也侥俯
曰歲幸云暮邊讓言草華臺賦曰體逸輕蹈榮耀春
華輸曰國不理多時故云將暮君之榮耀在於用
賢今既薄而不用難久恃

漢大旱嚴駕吾將遠行五臣作行遠游欲何之吳國為我仇善曰楚辭曰僕夫懷兮心悲又曰嚴車駕全曰戲隨
文曰顧輕舉兮遠遊說苑楚王謂薄于說曰吾欲仇
在吳國子能為吾報之乎銑曰僕夫御車人也旱

命嚴整其駕將伐吳也

將騁萬里塗東路安足由 善曰廣雅曰由行也 向曰爲國家者當馳騁萬里之外以開土宇言吳不安足所由於心

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 善曰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孟子曰爲排淮泗而注之江也 良曰介間也淮泗二水名

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閑居泝吾志甘心赴國憂 善曰漢書曰同馬相如傳閑居蔡邕後漢書梁冀歎曰閑居可以養志也 善曰甘心首疾 濟曰若濟此水惜無行舟喻心願而不見用所以志不閑居者意常憂國而君不[illegible]知

飛觀百餘尺臨御軒御 五臣作仰 軒 善曰雙闕頌 向曰觀謂之闕御猶憑也說文曰樓櫓觀也 翰曰觀樓也御憑倍也

翰曰以錦爲帶天爲[illegible]相傷三族結怨背言豪俠之士尚鈎類頭少曲白刃刀劍之屬此

追兵一旦至負劍遠行遊 五臣作游 善曰追兵謂捕已也遠行以避之也范曉後漢書曰世祖會追兵至燕尚太子聽秦王姬人鼓琴琴聲曰鹿盧之劍可負而投 濟曰追兵即邊郡傳兵也故感義而行

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 善曰廣雅曰丘居也 向曰舊丘謂舊里也

升高臨四關表裏望皇州 善曰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四關東爲城皇南伊闕北孟津西函谷表裏猶內外也 左氏傳子犯曰表裏山河 良曰凡帝鄉四面皆有關也

關似雲浮 善曰周禮曰四人營國傍三門國中九經九緯鄭玄曰經緯塗也莊子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古詩曰雙闕百餘尺史記曰三神山黃金白銀爲宮闕望之如雲雀駒

九塗平若水雙

達旨曰冠蓋雲浮　銑曰大達可並
九軌故云九塗塗道也雲浮言高也

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　善曰漢書曰宣帝登長平坂王侯
迎者夾道陳也　翰曰扶亦夾也
羅亦列也皆王侯將相之宅

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　善曰
周易曰日中爲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
貨張協樊飲賦曰車馬騁葛川流波亂

鼎食方駕自相求　善曰左氏傳曰宋左師每
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
將食家語曰子路南游於楚積粟萬鍾列鼎而食西
京賦曰方駕授綏鄭氏儀禮注曰方併也古詩曰冠
蓋自相索　翰曰貴者鼎食食
必擊鐘亦並車而相尋求也

擊鐘陳今我獨何爲埳壈　埳壈
洛感

懷百憂　善曰嵇康幽憤詩曰予獨何罪
楚辭曰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又
曰惟鬱鬱之憂獨兮志坎壈而不遇王逸曰坎壈不
遇貌也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一向曰百憂

東門行　五言　善曰歌錄曰日出東
行古辭也　良曰東都門長
城門名別離之地
故敘去留之情焉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聲　善曰戰國策魏
加封春申君曰
百少之時好射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異日更
嬴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嬴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
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嬴曰可有鴻鴈從
東方來更嬴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可至此
乎更嬴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
者其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
忘聞弦音引而高飛故創隕今臨武君常爲秦孽不
可爲拒秦之將也　翰曰禽傷於弓惡於聞弦客倦
於別惡聞離聲

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　銑曰賓
謂送別

之人御御車者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善曰訣與決同二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善曰說文曰息喘也向曰訣亦別也一息言少間也遙遙征駕遠杳杳落日晚善曰左氏傳童謠曰鸜鵒之巢遠哉遙遙楚辭曰日杳杳以西頹翰曰遙遙行皃杳杳暮也居人掩閨卧行子夜中飯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善曰淮南子曰百梅足以爲百人酸毛詩曰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毛萇曰凄寒風也良曰梅不可療飢葛不寒服言翳客衣食不得其所絲竹徒滿坐憂人不解顏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年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也向曰不解顏者無樂情也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善曰鄭玄記注曰彌益也苦熱行五言善曰曹植苦熱行曰行遊到日南經歷交阯鄉苦熱但曝霜越夷水中藏翰曰謂於南方瘴癘之地盡節征伐而國家賞之太薄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善曰漢書西域傳杜欽曰又歷大頭痛小頭痛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外有火山焉長四十里廣四五里其中皆生木晝夜火燃雖暴風雨火不滅銑曰阻阪也赫盛皃爲南方之威色身熱頭且痛鳥惰魂來歸善曰東觀漢記馬援謂官屬曰吾在浪泊仰視烏鳶跕跕墮水中楚辭曰魂兮來歸南方不可以止雕題黑齒得人以祀其骨爲醢向曰飛鳶過熱惛憒水中

湯泉發雲潭焦煙起石圻 善曰王歆之始興記曰雲水源泉涌溢沸湯有細赤魚出游莫有獲之者焦烟蓋熱氣也南越志曰興寧縣有熱水山焉其下有焦石敲蒸之熱恒數四文楚辭曰觸石碕而衝遊埤蒼曰碕曲岸碕與圻同 翰曰雲潭石圻爲湯泉焦煙者蓋熱之甚也雲潭山泉也石圻石岸也

日月有恒昏雨露未常晞 善曰魏都賦曰窮岫渠雲日月恒翳曹植感時賦曰惟涇雨之冰陰曠三旬而未晞毛詩曰白露未晞毛萇曰晞乾也東觀漢記馬援曰吾在浪泊之時下潦上霧曰敵暑之氣上蔽日月而越嶲地有漏天冬夏常雨

霧不乾 丹蛇踰百尺玄蜂盈十圍 善曰外國圖曰楊山丹蛇居之去九疑五萬里楚辭曰赤蟻若象玄蜂若壺百尺十圍言其長大也銑曰皆南方有之丹赤踰過左黑盈長也十圍三文也 含沙射流影吹蠱痛 五臣作病 行暉 善曰干寶搜神記曰有物處于江水其名曰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頭痛發熱則死毛詩義疏曰域短狐一名射影吹蠱即飛蠱也顧野王輿地志曰江南數郡有畜蠱者三人行之以殺人行食飲中人不覺也其家經歲者則飛遊爲害于之則斃行暉行旅之光暉也 良曰江中有物名曰水弩於中流含沙射人之影此言病行客使人光輝也

障 五臣作瘴 氣晝蒸體菌 五臣作霉 衣 善曰吳志華覈表曰蠱毒之氣南海歲有鴈風草氣床床相接初山川記曰寧州彰氣菌露四時不絕菌草名有毒其上露觸之肉即潰爛 向曰瘴氣毒熱氣也 饑

夜莫下食晨食不敢飛 善曰南越志曰蠱陶荅子妻曰玄豹蠱雨七日不下食蕃植七哀詩曰南方有鄣氣晨鳥不得飛 翰曰畏毒氣也石縣有銅澗泉源涌謂之毒水飛禽走獸經之者殞聲音勞列子傳

毒淫尚多死渡盧窒真

肥五臣作腓　善曰言秦人毒浮尚或多死況今喜
癘乎諸葛渡瀘寧有俱病也左氏傳曰諸侯之大
夫從晉侯伐秦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
諸葛亮表曰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毛詩曰秋日淒淒
百卉具腓毛萇曰腓病也瀘音盧腓音肥　濟曰涇
瀘二水名具俱也寧止於病其皆至於死言此毒中
人甚於彼二處也

生軀蹈死地昌志登禍機　善曰列女
傳曰楚子發之母謂子發曰使人入於死地而康樂
於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曹大家曰軍壘險危故
爲死地也莊子曰其發若機其司是非之謂也司
馬彪曰言性以是非藏否交接則禍敗之來若機括
之發班固漢書述曰禍如發機一說曰言使生軀蹈
昌盛之志蹈此死二之地翻爲禍之機兆也登升也

戈戟榮既薄伏波賞亦微　善曰漢書曰歸
將軍出塞後十餘日離水范將後漢書曰交阯女子徵側
及其姊徵貳爲亂波將軍馬援爲伏波將軍擊交阯斬徵側
振軍法還言

朝見位次九卿銑曰言榮
薄賞微君是國家報之輕也

尚惜士重安可希　善曰韓詩外傳曰宋燕
相齊還遂罷歸合召門
尉田饒等問曰大夫誰與我赴諸侯乎皆伏不
對宋燕曰何士易得而難用也田饒對曰君紈
素錦繡從風而弊士曾不得緣衣天財者君所
輕死者士所重君不能用所輕欲使士致重乎
向曰小臣計倪對越王句踐曰爵祿君之輕
也性命士之重也此言君所輕者尚惜不與士
所重者安可望乎希望也

爵　善曰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將
聘茂陵二女爲妾文君作白頭
吟以自絕相如乃正沈約宋書古
辭白頭吟曰凄凄重凄凄嫁娶不
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齊
曰疾人相知以新間舊不能全於

財　輕君

白首故以爲名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 善曰朱絲朱絃也禮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桓子新論曰神農始削桐爲琴繩絲爲絃秦子曰玉壺必求以盛干將必求以斷 翰曰朱絲繩瑟之朱絲也玉壺冰取其絜淨也 何慙宿昔意猜恨坐而相仍 善曰馮衍荅任武達書曰敢不露陳宿昔之意東觀漢記段熲曰張奐事勢相反遂懷猜恨方言曰猜疑也爾雅曰仍因也 向曰言我清白不慙昔時之意而君疑恨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 善曰毛詩序曰朋友道絕鄭玄曰道絕者棄恩舊也 銑曰謂人世輕薄 寧髮一爲瑕丘山不可勝 善曰李元載銘曰山陵之禍起於毫芒仲長子昌言曰事求絲毫之產成盛曰劉琨王浚雖誠於絲毫敦成於山陵文子曰禍福之至雖亡無田識之矣 良曰言人之情移縱見現隙如毫絲之小則以爲如丘山之大不可勝載 食苗實碩鼠玷五臣作點白信蒼蠅 善曰毛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苗蒼蠅之爲蟲汙白使黑 翰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皆喻讒佞也鼠能害田苗蠅能變白黑言君子後易亦由讒佞也 鳧鵠遠成美薪匆前見陵 善曰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夫雞頭戴冠文也足有距武也見敵敢鬬勇也有食相呼仁也夜不失時信也雞有三德君猶曰瀹而食之者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出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稻粱無此五者而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或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公曰吾書子之言文子曰蓋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讐若積薪燎後者處上也蓋謂武帝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 濟曰鳧亦鵠類故連言之汲

黠曰後來者居上故謂前者見陵芻亦草也

申黠褒女進班去趙姬

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

善曰毛詩序曰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得褒姒而黠申后孔安國尚書傳曰淪沒也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爲小使俄而大幸爲婕妤居增成舍後趙飛燕寵盛婕妤失寵希復進見成帝崩婕妤充園陵薨

銑曰周幽王黠申后而愛褒姒日以淪溺迷惑漢成帝云班婕妤而寵趙飛燕益用嗟歎稱美此由毛故賞新賁招後議

心

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

善曰呂氏春秋曰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尚書曰貌曰恭良曰假如深心相賞猶難恃也美見外恭豈足憑也

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

善曰列子曰昔人有知不死之道者齊子欲學其道聞言者已死乃撫膺而歎

向曰膺胷也

放歌行五言 善曰歌錄曰孤子生放臣之心也 行古辭曰放歌行 銑曰歌

蓼來鳥虫虸避葵堇習苦不言非五臣作排小人

善曰處辛辣食苦惡不從葵堇食甘美者也蓼蟲曰言蓼蟲處辛辣食苦惡不從葵堇食甘美者也蓼蟲書鄘食其曰其將齷齪好苛禮也 銑曰小人不知

自齷齪初角安知曠士懷

善曰楚辭曰蓼蟲不徙乎葵堇王逸曰曠士之心亦猶蓼蟲不知葵堇之美言京都貴人疏相趨逐以有德者不與已同陰共排弃耳蓼辛菜葵堇甘菜也蟲有好蓼者本能知他菜也齷齪短狹皃

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旦開

善曰史記曰雞三號平明東觀漢記杜詩曰伏湛出入禁門補缺拾遺

冠蓋縱橫至車騎四方來素帶曳長飈華纓結

遠埃 善曰禮記曰大夫帶素爾雅或爲此五戎與衆同古字通也 啓曰華組之纓 良曰素帶紳也飈風也纓冠纓也紹聚埃塵也

口中安能止鍾鳴猶未歸 善曰周易曰中爲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鍾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 銑曰鍾鳴謂暮也

夷世不可逢賢君信 五臣作言

文子胡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 善曰郭象莊子曰世有夷險左氏傳曰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立其弟李九上林苑銘曰顯宗備禮明慮弘深左氏傳曰晉侯尹克黃曰君天也杜預左氏傳曰精誠也 向曰夷平天君也

言分珪爵時 言之勞苦 良曰淹書張竦奏曰

善辭草茶 善曰淹丘山之賞八解子前曰析人之珪瞻 翰曰士[illegible]

翰曰莊子曰農夫無苦秦之人事[illegible]不比[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子帝嘉[illegible]曲[illegible]兩都情 善曰十帝兩都俱謂漢也論衡曰漢家三百歲十帝耀德[illegible]兩京各十餘帝其中[illegible]畫已知之 倦見物興衰

蹙翹岱宗平 善曰尸易曰也難也 曰蹙頻也 翩翩類迴掌

悅惚似朝榮 善曰迴掌言疾也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掌也潘岳朝菌賦曰[illegible]何[illegible]榮 濟曰翩翩悅惚謂[illegible]之開也[illegible]之反覆朝榮之開落也榮華也

[illegible]涂[illegible]冠計悅志 五臣作至 亘長生 善曰春秋合誠圖曰[illegible]太[illegible]師入遠岳結友

[illegible]曰任甘自聚[illegible]結友[illegible]王喬

[illegible]言道書之重美尚於三皇文五岳[illegible]圖[illegible]月[illegible]君准見[illegible]金[illegible]之經又曰仙經九轉丹[illegible]皆在崑崙玉城之內藏以玉函尚書曰啓[illegible]書[illegible]玄[illegible]注曰齊魯之間名門戶[illegible]藏器之[illegible]曰[illegible]經[illegible]丹有九轉故曰九[illegible]也 良曰[illegible]之[illegible]有玉[illegible]玉圖出太清金匱記發[illegible]也仙經有九[illegible]金液[illegible]法籙可以盛[illegible]籙玉[illegible]丹經 風餐委松宿雲卧恣天行 善曰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 銑曰言委任風雲所之或宿松或行於天 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 善曰郭璞遊仙詩曰振髮戴翠霞解褐禮絳宵登綵雲賦曰似長城也蜿綵閣相扶椒庭取其芬香也洛神賦曰纖椒塗之郁烈 向曰冠霞冠謂從仙也解玉珮謂去仕也綵閣椒庭皆仙居也飲飲玉醴也 暫遊越萬里近別數千齡 善曰神仙傳若士謂盧敖曰吾一舉千萬里吾猶未

之能馬明先生別傳曰先王隨神士還代見安期先生語神女曰昔與女郎遊于安息憶此未久已二千年矣　翰曰齡年也

鳳臺無還駕簫管有遺聲

善曰列仙傳曰簫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穆公有女號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似鳳聲鳳皇來止其屋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皇飛去故秦氏作鳳女詞有簫聲阮籍詠懷詩曰簫管有遺音翼王安在哉　翰曰有簫史者善吹簫秦作鳳女祠其上每有簫管之聲

何時與爾曹啄腐共吞腥

善曰如淳漢書注曰曹輩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腥臭也　良曰一從仙游永與世隔不可復與俗輩相會也啄腐吞腥謂酒肉之人

鼓吹曲

五言　善曰集云奉隋王教作古入朝曲蔡邕曰鼓吹歌軍樂也

謝玄暉

銑曰歌奉隨王教作古入朝曲鼓吹短簫鐃歌也曹植鼓吹曲所作也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

善曰爾雅曰江南曰揚州吳錄曰張紘言於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爲金陵秦始皇時望氣者云金陵有王者氣故斷連崗改名秣陵也曹植贈王粲詩曰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　向曰金陵地名

透迤帶綠水迢遞起朱樓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透迤長貌也吳都賦曰亘以綠水劉逵注曰迢遞遠望懸絕也馮衍顯志賦曰伏朱樓而四望採三秀之華英　翰曰迢遞高皃

飛甍夾馳道垂楊蔭御溝

善曰吳都賦曰飛甍丼立前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道也溝水也崔豹古今注曰長安御溝謂之

楊溝植楊於其上　向曰飛甍壓檐也馳道天子出行之道御溝長安有之金陵擬而作也

翼高蓋疊疊設送葬輀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

善曰徐引聲謂之疑小雅曰翼送也老子曰駟馬高蓋小擊鼓謂之疊西京賦曰輀輬蓋疊西京賦曰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范曄後漢書曰蕭宗詔賈逵入講尚書南宮雲臺解朝曰輀失生收功於章臺　銑曰擬茹其聲擬喝也疊鼓其聲重疊也茹嘯也翼扶也葬輀謂刻畫亘之蘇也　向曰臺臣有功則圖畫其形於雲臺之上言獻納忠直於君父則功名可收錄也

挽歌

善曰謝靈運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此歌以寄哀音焉

挽歌詩五言

薤露晞又蒿里伯

善曰翰注　翰曰魏志云繼襲字熙伯東海人有才學多所敘述官至尚書光祿勳漢高祖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悲歌以寄其情後廣之為薤露蒿里歌以送喪也至李延年分為二等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因呼為挽歌

生時游國都死沒棄中野

善曰謝靈運曰蜀曰送都邑以永父周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

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

善曰論衡曰視之生也生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黃泉之下服虔左氏傳注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也　翰曰高堂生所居黃泉死所葬

白日入虞淵懸

車息馬 善曰淮南子曰日出暘谷至于悲泉爰息其馬是爲懸車至于虞淵是謂
黃昏 良曰虞淵日入處言人之死如日沒於虞淵矣懸車息馬不復乘之也 造化雖神
明安能復存我 善曰淮南子曰夫人恬然無爲與造化消遥高誘曰造化
天地生也尺子曰其生也形交合稍歇滅齒髮行
存 銑曰我爲亡者稱也
嘗聞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 善曰晉天子傳
亡萃之士曰
自古有死生

挽歌詩三首 五言

陸士衡

擇考休日嘉命咸在茲 善曰嚴書曰茲若不稽擇如
初僕又曰擇如初 義鄭玄曰擇地而葬
之也鄭玄毛詩箋云考擇也 景周禮注曰大卜
掌也廣雅曰命名也 翰曰擇葬
地者貞吉嘉善之命云在此中
結轡日頓重其基 善曰毛詩曰 翰曰鳳駕又曰徒御
不驚 翰曰春秋運
曰曰鳳駕早駕也轡戒也徒御 斥車者結連也謂馬
轡相連而駕也頓上一也重其 也謂輀車上下於
斥皇之間 龍慌 荒 被廣柳六 翰曰輀車上下於
曰飾棺君龍帷三池 翰交龍畫鄭玄曰荒蒙也在傍
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 龍荒畫龍於荒也被
猶衣也史記曰周氏置季布於廣柳車中劉熙釋名
曰廣棺之車其蓋曰柳聚也衆飾之 晉約傳書曰柳聚也衆飾之
所聚也禮記曰以死者爲不別也故以其質識之
質猶葬禮曰杜今之死也古以繩布爲之 濟曰禮記云
名而已不爲畫飾慌與荒同古字通
飾棺君龍帷屋容繡慌慌蒙也前驅舉旐以別尊卑

啓殯

殯官何嘈嘈只鄉沸中闈 善曰釋名曰於西階下塗之曰殯儀禮曰遂適殯宮曰嘈嘈衆哭聲闈殯宮之門

中闈且勿諠 五臣作諠

聽我薤露詩 善曰崔豹古今注曰薤露高里並喪歌也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亦謂人死魂精歸乎蒿里故有一章其一章曰薤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還其二章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貴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至李延年乃分二章爲二曲薤露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歌者歌之挽亦叫爲挽歌也 銑曰代歌

死生各異倫祖宗軟當有時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周燕詩曰死生各異倫乃從此出周禮曰喪祝掌大喪祖飾柩乃[illegible]始也其序載而之[illegible]銑曰[illegible]通曰祖[illegible]也載於柩轜車[illegible]祖[illegible]名曰[illegible]祖載也白虎通

[illegible]同故[illegible]

合口爵而極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也三逸楚辭注曰凌飛也論語子曰有朋自遠方來　良曰皆奔遠至來此相送翼翼飛

輕軒駸駸 楚人林注 箏素騏 善曰毛詩曰乘其四駱載驂駸駸又曰有騏有騏毛萇曰蒼白曰騏也　向曰親友之車馬也翼翼車輕皃飛馳也駸駸馬奔皃箏捶也騏良馬名

按轡導長薄送子長夜臺 善曰漢書曰天子按轡徐行阮籍七哀詩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　翰曰導德也草木叢生曰薄子謂亡者謂墳墓一閉無復見明故云長夜臺

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歎息重

櫬 楚觀 側念我疇昔 善曰杜預左氏傳曰櫬棺也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故也言疇昔游從之時矣櫬棺也 三秋猶足收萬 濟曰詩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若此之念猶足可收萬世永絕安可思也

殯沒身易亡殺子非所能 楚人 善曰班彪王命論曰殯從物曰殯殯或爲殯　良曰欲以殯死亡沒甚易獨救子不能致焉 含言言哽咽

揮涕涕 孟臣作 流離 善曰劉表與袁譚書曰聞之哽咽若亡長門賦曰涕流流離而從橫言也哽咽悲哀貞流離淚散皃 向曰含言欲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泰 善曰長門賦曰流離而從橫 翰曰惆悵痛恨也泰通也 素驂佇轜軒玄駟驂 翰曰惆悵兮而私自憐 飛蓋 良曰驂駕也玄駟四馬也轜車喪車也佇立驚馳也皆葬之儀注也 哀鳴興殯宮迴遲悲野外 善曰儀禮曰遂適殯宮向曰興起也迴遲迴轉遲留也 魂輿寂無響但見冠與帶 善曰周遷輿服志曰

禮葬有魂車儀禮曰薦車直東榮鄭玄曰進車首象生時將行陳駕今時謂之魂車也　銑曰魂輿魂車也中有平生冠帶也

備物象平生長旌誰爲旆　善曰禮記曰孔子爲明器者備物而不可用周禮曰大喪供銘向曰明器皆象平生所服御者長旁銘旌也旆爲旆者言爲亡者之旆

悲風徽五臣作鼓行軌傾雲結流

詩　善曰爾雅曰徽止也或作鼓軌車也結猶積也文字集略曰靄雲雨狀也謌與靄古字同　翰曰悲風者聽風有似助悲故云悲風鼓擊也哀響震雲有似傾側故曰傾雲結聚流行謌蓋也

振策指靈丘駕言從此逝　善曰秦嘉詩曰振策涉長衢曹植感節賦曰豈吾鄉之足顧戀祖宗之靈丘毛詩曰駕言出遊　濟曰振舉策鞭也靈丘墓也遊往也言從此一往無復還期也

重阜何崔嵬玄廬翳其間　善曰曹植諸王公讌詩曰高堂邃宇重門阜阜也　向曰重阜重門阜也翳蔽也高堂邃宇廬謂墓也寓藏也

穹隆放蒼天　善曰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桑謂之四極太玄經曰天穹隆而周乎下地旁薄而向乎上故天裹地　銑曰旁薄地之形也穹蒼天之形於寰中儀象天地也四極四方也蒼天青天也

側聽陰溝涌卧觀天井懸　善曰古之葬者於壙中爲天象及江河陰溝江河也天井天象也曾靈光殿賦曰玄醴騰涌於陰溝史記曰始皇治驪山以水銀爲江河上具天文天官屋占曰東井一名天井　濟曰壙穴又作陰溝天井故云者側聽卧觀之涌謂接涌也懸者在於上如懸也

廣五臣作壙宵何寥廓大暮安可晨　善曰張協遺令曰地底真真長無曉期　翰曰宵暮皆夜

壽藏中也寒深廓空也 人往有反 三臣作送 歲我行
按可晨不可見明也
無歸年 善曰呂氏春秋曰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對曰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之高誘曰行謂即世也 向曰生人往者皆返其家死者一去無還生也 昔居四民宅
今託萬鬼隣 善曰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正民也海水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左度索上有大桃樹東北鬼門萬鬼所聚 向曰四民士農工商 昔爲七尺
軀 善曰淮南子曰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 今成灰與塵 金玉素所佩 鴻
莊子曰死者始而灰已而土之元曲歌曰肥骨消藏塵去 金玉素所佩鴻
毛 善曰漢書郊祀歌曰曳珂鍚佩玄璲服注曰素故也鴻毛輕也
今不振 平 珠玉 善曰漢書玄璲服注曰素故也鴻毛輕也
也燕丹子曰死有輕於鴻毛 良曰素昔振喪
王之珍昔者所佩服如鴻毛之輕今不振
豐肌饗蠶蟻 妍 該 善作 安 永夷泯 平 善 同馬相如
莊子曰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子曰吾以天地爲棺第一寸曰恐烏之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廣雅曰夷滅也爾雅曰泯盡也向曰豐肌妍該平生之美好也今以此饗食螻蟻長爲夷滅也螻蟻出中蟲名泯盡也 壽堂
延螭魅虛無自相賓 善曰楚辭曰蹇將澹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王逸曰壽宮供神之處也左氏傳曰王孫滿對楚子曰螭魅罔象莫能逢之杜預曰螭山神獸形魅怪物也周禮曰五州爲鄉使之相賓鄭玄曰賓賓客其賢者也翰曰壽堂祭祀之處獨魅魅與虛無相延爲賓主魅邪鬼也 螻蟻爾何怨螭魅我何親 濟曰言螻蟻何怨而饗食於我螭魅何親而憑附於我 拊心痛荼毒永歎莫爲

陳善曰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毛詩曰民之貪亂寧為秦毒又曰假寐永歎向曰皆假亡者詞也秦毒也

挽歌詩五言

陶淵明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善曰古詩曰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又曰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楚辭曰風飄飄而分木蕭蕭銑曰茫茫廣大皃蕭蕭風吹聲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善曰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爾雅曰邑外曰郊良曰代云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嶕荒草茫茫白楊蕭蕭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善曰漢書曰燕王旦謂左右曰死者不復生期也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銑曰皆歸矣此故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已歸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向曰言情有厚薄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翰曰大陵曰阿

雜歌

荊軻歌七言并序善曰史記曰荊軻者衛人也好讀書擊劍之燕濟曰史記云荊軻衛人為燕太子刺秦王不遂而誅於秦

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 向曰燕丹太子名秦王秦始皇也 丹祖送於易水上 善曰崔寔四民月令曰祖道神祀求道路之福 銑曰祖者將祭道以相送 高尚漸離擊筑荊軻歌宋如意和之 善曰鄭衆漢書注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故名曰筑也 良曰高漸離宋如意皆壯士而軻之友也筑樂器名 曰歌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翰曰蕭蕭風聲也易水水名壯士軻自謂也自言為事成敗俱不還也

漢高祖歌 七言并序 濟曰漢書云高祖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項羽封為漢王後平四海立為天子 銑曰高祖

高祖還過沛留置沛宮 銑曰擊黥布還也沛高祖之里故以置宮 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動行酒也 銑曰佐酒助酒也

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 應劭漢書合也 上擊筑自歌

翰曰上高祖也 向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善曰風起雲飛以喻羣賢遂而天下亂也威加四海言已靜也天安不忘危故思猛士以鎮之 翰曰風自喻雲喻亂也言已平亂而歸故鄉故

忍賢才
英守之

扶風歌

劉越石 善曰集六扶風歌元言然以兩韻爲一首今此合之蓋誤 良曰扶風地名蓋古曲也理擬而自喻也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 善曰晉宮閣名曰洛陽城廣莫門比向漢書曰高都縣莞谷丹水所出也莞音管 良曰廣莫門名謂首發晉都丹水出葛洛故因言山也

左手彎弱弧右手揮龍淵 善曰左氏傳衛子魚曰分魯公以封父之繁弱殷民七族大弓名也戰國策蘇秦說韓曰韓之劍戟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之擊鴻鴈 良曰繁弱弓名龍淵劍名謂晉復興通意欲掃滅之 顏

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 向曰俯仰猶高下也御猶駕也飛軒廊宇也言顧見晉宮

如流泉繫馬長松下發聲高岳頭 翰曰發去岳山也

烈烈五臣作冽冽悲風起泠泠澗水流 向曰冽冽風聲泠泠水聲

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 善曰晉阮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劉表與表譚書曰聞之哽咽 濟曰謂別晉都也哽咽哀聲未出也

浮雲爲我結歸五臣作飛鳥爲我旋 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爲我吟浮雲爲我陰 銑曰雲結爲旋言助我戀宮闕也

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 善曰古詩曰相去日已遠素弘嗣秋風篇曰辭親向長路安知存與亡

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 善曰琴操王昭君歌曰辭宮絕曠身摧藏 向曰慷慨歎聲也摧藏憂傷也 麋鹿遊我前猿猴戲我側 翰曰羨其游戲得志 資糧 五臣作粮 既乏菽藿安可食 善曰史記曰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 濟曰薇蕨藥菜名安何也 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巖中 善曰楚辭曰攬騑轡而下節李陵書曰吟嘯成羣 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窮 善曰周易曰君子道消穀梁傳曰叔姬歸于紀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矣論語曰夫子在陳絕糧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良曰當君子猶有窮厄此自慰之詞 惟昔李騫 五臣作愆 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 漢武不見明 善曰周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王肅曰愆過也愆期謂李陵與匈奴戰失利遂降之而實執忠信之節欲助匈奴以報於漢而武帝不明其心乃誅其親族也琨誓將立功故引此歎息 武欲競 五臣作竟 此曲此曲悲且長棄置易重陳令心傷 善曰宋子侯董公詩三吾欲競此曲此曲愁人腸魏文帝雜詩曰棄置勿復陳 良曰此曲則此歌也悲且長言其心不可逆也棄置之事不可重陳徒令人心傷也

中山王孺子妾歌 五言

陸韓卿 善曰如淳曰孺子幼少稱也孺子宮人也 翰曰袁書云詔賜中山靖王噲及孺子妾汴未央才人歌四篇厥作是歌以

刻人情
變移也

如姬寢卧內班婕坐同車 善曰史記侯嬴謂魏公子毋忌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魏王卧內而如姬出入王卧內能竊之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常欲與班婕妤同輦載 濟曰如姬常出入魏王卧內漢成帝欲與班婕妤同輦此皆謂寵盛之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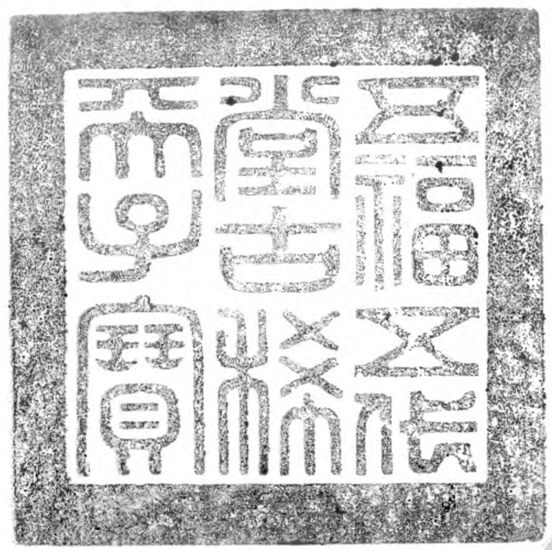
洪波陪飲帳林光宴秦餘 善曰韓詩外傳曰趙簡子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西都賦曰覩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然秦餘帝所幸洪波非魏王所遊疑陸誤也 銑曰洪波崇簡子臺也林光秦之殿名漢因之故曰餘言相與飲宴於宮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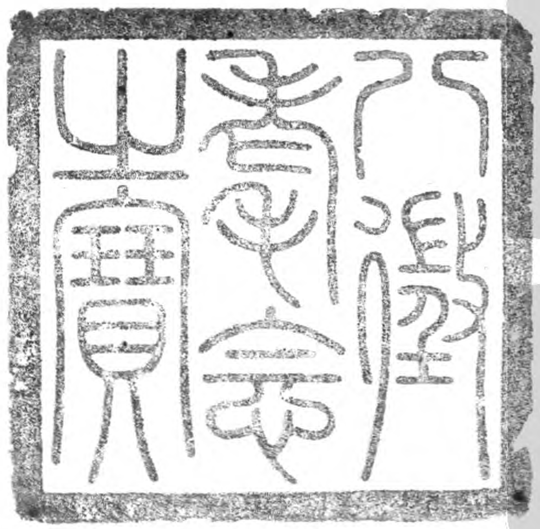
歲暮寒風及我水落芙蕖 善曰韓詩外傳曰荷芙蕖也郭璞曰別名芙蓉也芙蕖芙蓉也 向曰歲暮風及喻年歲衰老也芙蕖芙蓉也喻美人之美色衰而不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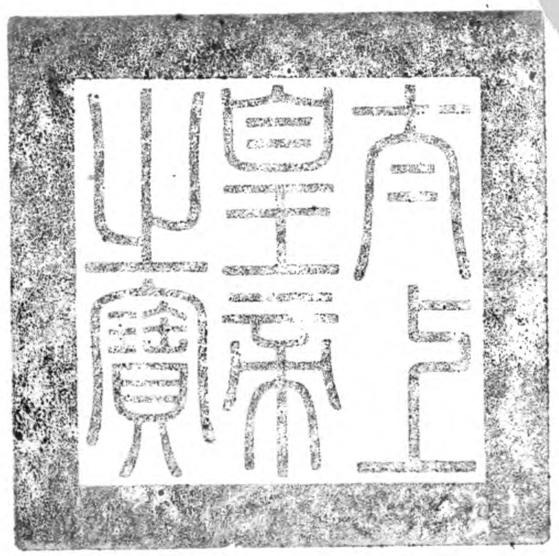
子瑕矯駕安陵疑 善曰韓子曰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君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跀彌子母病人聞夜往告之故犯跀罪跀古刖字也說文曰矯擅也戰國策曰魏王與龍陽君共舟而釣龍陽君釣得十餘魚而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大欲弃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凶惡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單褰裳而趨王臣亦同曩者所得魚也亦然王乃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弃之魚是龍陽君非安陵疑陸誤矣 向注同

賤妾終五臣作恩已矣五臣作畢君子定焉如 善曰楚辭曰已矣哉王逸曰已矣絕望之辭也思玄賦曰穆天道其焉如 翰曰言我衰謝將失子寵龍陽君寵不知其如何也

亡之意等







文選卷第二十八

州學齋諭李孝開校對

鄉貢進士李大成校讀

左迪功郎贛州司戶參軍李盛覆校